

## 淳安三日

沈潇潇

也许难有比在同一领域同甘共苦更能凝聚感情的了，我在亚运会前夕省记协组织的县市区老总编（代表）座谈会暨采风活动中体会到了。全省18位县市区老总编应邀出席，省记协主席李丹、秘书长傅亦军和前主席马雨农、前秘书长陈宗泽等领导全程参加，三天活动丰富多彩，择要记之。

①

9月18日下午，“媒体融合·传承创新”座谈会选择在千岛湖梅地亚君澜度假酒店举行，是组织者的精心安排，老报人们一落座，一份亲切的归属感油然而生。

在与会者中，有的是1980年代后期县市区复刊时的首任总编，有的刚刚在本年度退休，前后跨度30多年。作为沧桑岁月的亲历者，说起县市区复刊初期的筚路蓝缕，全盛时期的蒸蒸日上和当下媒体融合创新的方兴未艾，初心如磐，激情四射，所言犹如一部浙江县市区发展演变的口述史。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新闻事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浙江是全国县市区创刊、复刊最早、数量最多的省。在2003年的报刊治理整顿中，有15家县市区报获保留刊号，几近全国首批保留县市区报的半壁江山。这些报社分别归并浙江日报、宁波日报、温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后，新闻事业和报业经营出现新的腾飞。与此同时，以《今日建德》的创办为发端，数十家县市区新闻中心纷纷创办新闻网站和“今日系列”纸媒，县域新闻呈现出新的格局。2011年长兴县首创融报、台、网为一体的县级

融媒体中心，2018年长兴模式在全国推广。独特的浙江现象是浙江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厚积薄发，也是浙江县市区报富有文化传承创新力的体现，用省记协主席李丹的话说是：县市区报纸已成为融媒体中心的一部分，单独成建制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县市区报为推动浙江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县市区报奋发图强的精神值得传承。

难忘激情燃烧的岁月，共叙携手奋斗之情怀，畅谈媒体融合之灼见……梅地亚会议中心文澜阁内气氛热烈，浑然不觉窗外湖面暮霭已悄悄弥漫。

②

19日上午赴下姜村和大姜村抹茶庄园采风，自梅地亚君澜度假酒店出发，沿湖50多公里车程，美景扑面而来，美不胜收，途中一座美轮美奂的悬索桥让我们不禁停车打卡，在这座跨度达168米、专为骑行而建设的网红桥上，大家纷纷合影留念。走进下姜村，徜徉抹茶庄园，青山绿水间的新农村风貌如不绝于途的湖光山色竞展美丽，又让我们应接不暇。

下午一走进淳安县博物馆，序厅天顶上一项别致设计让我惊艳：由近30万片晶莹的贝壳制成的风铃如湖波轻漾，时时发出清脆声响——这是对当年近30万水库移民的深情吟唱。还有三层的移民厅形象再现移民“一根扁担两只箩筐”踏上背井离乡之路的场景，感人至深。晚上观看《千岛湖·水之灵》演出，又现水库移民感人一幕。历史没有忘记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移民。同行的一位省记协工作人员告诉

我，他也是移民后代，老家已沉水底，但从父辈手里传下来的房产证他还珍藏着。

途中的聊天是前一天座谈会的延伸，而话题转移到了离开报社岗位后的生活状态。在与会者中，有曾或仍被高校聘为全职教授、客座教授，甚至在道教学院任专任教师的，有研究并推动地方文化建设成绩卓著的，有醉心于发明并推广“中华文化四棋”（汉字棋、太极棋、年棋、节气棋）的，有中西文史哲阅读爱好者，有赏石玩家、乐器玩家、登山爱好者，有“可以接受全国挑战”的菖蒲培植高手，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及省中国花鸟画家协会等文艺协会的会员，更有在当地文化研究会、乡贤会、慈善总会、关心下一代协会、老年体育协会任职再作奉献的……老报人的离岗后生活犹如车窗外的湖景，五光十色。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当年在淳安瀛山书院讲学时写下的诗句。自然如此，学问如此，人生不亦如此？

③

20日上午，在酒店的自营码头上船，前去梅峰采风。梅峰观岛为千岛湖景区的一级景点。乘缆车登上梅峰观景台，300余座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尽收眼底，真有“不上梅峰观群岛，不识千岛真面目”之感。而对面半岛上的亚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场馆，又为梅峰观岛增添新景。随后，我们又来到龙山岛。岛上有纪念海瑞任职淳安期间勤政清政的海瑞祠、朱熹讲学的石峡书院等。明代所立的祠和去思碑已被淹于水底，重立的去思碑由中国记协原主席邵华泽题写，让老报人们倍

感亲切。

由龙山岛说到了千岛湖下游新安江畔的龙山书院。创设龙山书院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任睦州（州治在今建德市梅城镇）知州后的第一项要务，也是睦州首家书院。2021年5月，千年古城再续千年文脉，龙山书院在梅城开山迎客。书院重建的发起和推动者是我们的同行者——严州（唐代由睦州分析而置）文化研究会会长、建德日报原总编辑陈利群，连《龙山书院重建碑记》《龙山书院颂》都由他亲撰。陈总以复兴严州文化为使命，重建龙山书院只是他全身心投入梅城古镇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冰山一角。如今，千年梅城已成为古城保护和文旅融创的典范，有三位老总编在活动前一天还慕名去那里参观，这两天一谈起就赞不绝口。

中午在新安大街“渔人码头”体验千岛湖风味鱼宴，犹记1984年夏参加《江南》笔会，和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在当时排岭镇唯一的鱼餐馆用餐情景，而如今千岛湖镇（由原排岭镇改设）街上大大小小的鱼餐馆密如过江之鲫，旅游盛况今非昔比。

餐后依依惜别，归途上微信群信息不绝，条条都是对精心组织活动的省记协领导和自称“活动志愿者”的萧山日报原总编辑、省县市区工委原主任洪佳士、绍兴县报原总编辑李武军、东道主淳安日报原总编辑汪林星的感谢。汪总还发来诗一般留言：“刚一相聚，又各奔东西；刚一转身，又离情依依……祈盼诸位再聚首，再立湖上！”我瞬间想起那句媒体界名言，并替换为“总有一种深情让我们泪流满面”。这深情来自大家长期在新闻领域的同甘共苦和同识共鸣。

三味夜话⑨6

## 星火亦能成炬

虞燕

在去年的《雪窦山》冬季刊卷首语中，主编俞赞江写道：“文学内刊犹如五彩缤纷的实验场，作者们在此摸爬滚打，经受日常写作的淬炼，待克服各种写作弊病后，才能向更高目标迈进。”抱着这样的期许，9月18日的三味文学沙龙，《雪窦山》编辑们和众多新老作者相聚一堂，以《雪窦山》秋季刊散文为例，一起交流写作、编辑、阅读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很多人觉得散文门槛低，谁都能上手，所见所闻所想随时随地都能成文，然而，它实在是一种“易写难工”的文体，好的散文通过对事物的挖掘和呈现，唤醒生命中迟钝的觉知和思考，并带有鲜明的个人生命体验及精神烙印，比其他任何一种文体都暴露作者的视野、底蕴、积累、诚意甚至人品。散文要写好不易，且写得时间越久越会感觉到难度，也对它愈发敬畏。

沙龙上，《雪窦山》责编虞燕结合自己近几年写散文的经验，与大家分享了两点想法：一、文学来源于普普通通的生活，散文写作要有意识地寻找个人生活的敏感区，一旦找到，一头扎进去写，饱含热情地写作是作家最好的状态，也更容易出精品。散文写作者要善于发现，勇于开发，可以说，别人未涉足的“区域”就是宝藏。即便写已经泛滥的题材，比如亲情、故乡等，也要尽量写出新意，写得有质感；二、散文写作者更倾向于回望，常有人说经历掏光了，没东西写了，其实，我们的生活一直在不断变化和翻新，写“当下”和“在场”或许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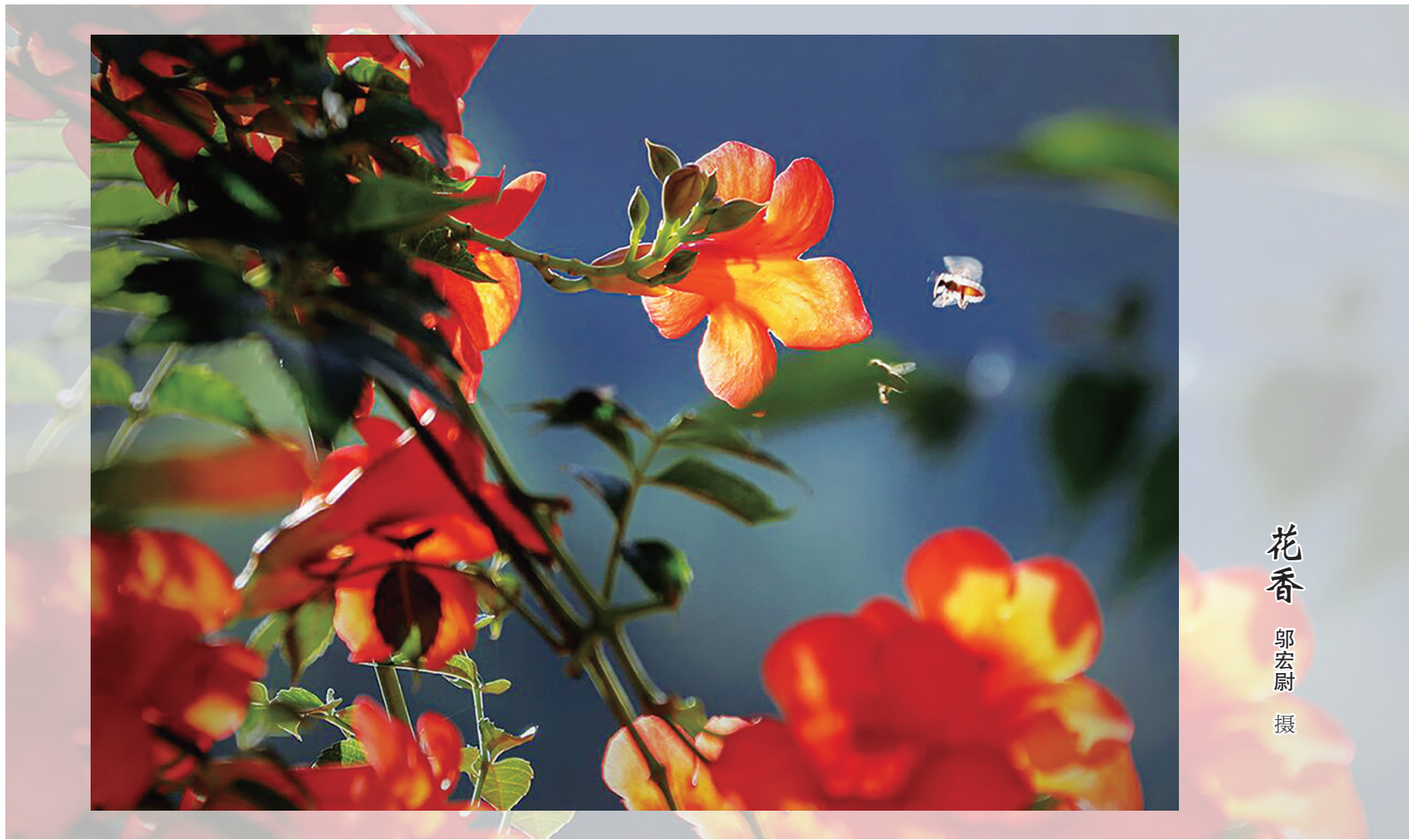
作为《雪窦山》的散文编辑，蒋静波对散文作者更熟悉，对作者们的写作状况了解得更深透。她细致点评了《高中岁月》《奶奶的石磨》《母亲头上的伤疤》等秋季刊上的散文，并针对性地给出三个建议，加强语言关，把握篇幅和文不厌改。她认为散文对于年龄偏大的作者会更加友好。随着年龄增长，作者的视域会打得更开，生活经验、人生阅历会比年轻时丰富得多，再加上真挚的情感，以及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

力，能够使散文更富有生活情趣，更蕴含天地情怀，更有一种智慧的穿透力。

主编俞赞江为本次沙龙做了充分的准备，联系日常阅读《雪窦山》和编辑工作，他归纳出八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语言是否越华丽越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少散文看起来繁花似锦，实则缺乏内在的思想和坚韧的力量。又如采风文，有的找些清淡寡味缺少价值的材料来应付，没采到真正的好“蜜”；有的干脆用现成的枯燥的资料凑数，没认真采过“蜜”。采风，要充分体现一个“采”字，需要用心用情，让自己介入进去，把看到的听到的思考的东西提炼出来。对于几种体裁都尝试的作者，他认为，最好集中精力主攻自己的写作强项，这样可少走弯路。很多作者驾驭不了篇幅稍长的散文，要么事无巨细大杂烩，写到哪里算哪里；要么没能围绕中心选材，材料游离于主题之外；要么写作顺序混乱，内容重复啰嗦；要么平铺直叙记流水账，重点不突出，写作手法与写作角度单一。俞赞江建议，面对庞杂的材料，在确定每个部分的内容和作用后，可用小标题或数字序号等来串联和撑起整篇文章的骨架。即使不用这些方法，也要有清晰的思路和完整的脉络。总之，只有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才能构思好文章的整体框架。

俞赞江总结发言后，在场的作者、文友与编辑积极互动，徐国平、王林军、胡慧英、吴壮贵、洪珏慧等纷纷表达自己的写作观点。小说作者杨洁波的一句“散文里人物写得好，其实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小说写作的门槛”，得到了大伙的普遍认同。本次沙龙气氛热烈，大家聊得难舍难分，比以往至少延长了半个小时。

作为奉化唯一的纯文学内刊，《雪窦山》担负着繁荣地区文学的责任，维系了本地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的热情，是维护地方文学生态的重要阵地。近些年，有不少作者从《雪窦山》出发，走进了更加广阔的文学天地。在辽阔的绚丽的文学版图里，《雪窦山》和她的编辑、作者们只是几点不起眼的星火，但是，当星火越来越多，越来越亮，亦能汇聚成耀眼的火炬。

花香  
邬宏尉  
摄

## 八月十六等勿到

裘七曜

小时候嘴巴馋，时刻盼望着过节，至今还记得有这样的顺口溜：馋痲么麽水塔糕，八月十六等勿到，酱油搵其好味道。

前面两句好理解，小屁孩都是馋痲坯，东张西望的，像探头探脑的小老鼠，时时想着好吃的，刻刻盼着好日子。至于水塔糕搵着酱油吃却有点匪夷所思。水塔糕是甜甜的，这混杂在一起不是“好味道”，我无从知道。但肯定有顽皮的小伙伴试过尝过，而且得出的结论是：好味道。

中秋又将临近，别地方过中秋节都是农历八月十五，而宁波人过中秋节偏偏要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像酱油搵其好味道一样，总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道听途说，南宋名臣史浩是宁波鄞县人，因其母亲生日为八月十六，而史浩每年都在临安（现杭州）陪皇帝过完中秋后，才能赶往鄞州老家为其母做寿。而史浩为官清廉，深得百姓拥戴。于是，宁波人干脆将中秋节改为八月十六。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肯定是喜滋滋的。在那时，家家户户都会做些水塔糕，而月饼估计不怎么好做，只能去小店里买。小时候的月饼是用油亮的牛皮纸封包的，一封5-6个。轻轻扯开油纸，那些脆黄酥香的碎皮随即落在掌心，那一刻，掌声已在心底响起来。用鼻子嗅了嗅，有一种舍不得吃的感觉，但还是忍不住地把嘴巴张大，用手掌把那些碎皮往嘴里一抛。然后取一个月饼用双手掰开，满心欢喜地看到了月饼内部的黄糖和绿丝，在不停咀嚼间大快朵颐，如食龙肝凤髓。吃了一封，余香醇厚，齿颊留香，肯定是意犹未尽，抹抹嘴巴，还想吃……但看到父母愠怒略带偷笑的眼神，毕竟还是忍住了。只能私底下连哄带骗到弟弟那里央求分一个我，或者给我咬一口都行。

我们小孩子在盼八月十六，村里的一位老爷爷也喜欢盼八月十六。每年的八月十六那晚，那位老爷爷总要把家里的一张八仙桌搬出来放在院里，然后四脚朝天昂着脖子张大嘴巴躺在桌子上，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天

上的月亮。我有时候会问：老爷爷，您这样躺着张大嘴巴望着月亮干嘛啊？他总是边喘着气边笑嘻嘻地回答我：我在等，等月亮里的月饼落下来，如果正好落在我嘴里，那我吃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

反正每年的八月十六夜这位老爷爷总是这样。他有没有吃到月亮里掉落下来的月饼，我不清楚，但他确实活了九十多岁。在那个物力维艰、医疗条件又差的年代，一个农村人能活这把年纪确实似凤毛如麟角。

父亲也讲过一个跟八月十六有关但又有点离奇的故事。

据说有一户人家，丈夫长期在外经商，妻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八月十六。那天她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菜，放在桂花树下，等自己的丈夫归来相聚赏月过节。花香和菜香彼此氤氲缭绕着，她来回不停在大门口乐不可支地张望着。白日散尽、黄昏来临之时，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丈夫，她含着笑，满心欢喜地看着丈夫吃着自己亲手烧的菜……

可第二天早上，却发现丈夫竟

然魂归道山。这样的事情毋庸置疑，妻子便被安上了“谋害亲夫”的罪名。幸亏审案的老爷不是个糊涂虫，他觉得此案有许多疑点，后来绍兴师爷提议去她家看看，叫她重烧一桌菜放在桂花树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疑点？

如此这般以后，审案的老爷和绍兴师爷来回在院子里踱着步，沉思着。后来，审案的老爷无意间一抬头，看到桂花树上正缠绕着一条蛇，口正对着桌上的珍馐佳肴，垂涎的口水，如飞流直下……

父亲的故事让我有一段时间不敢坐在桂花树下，更不敢端着饭碗去桂花树下吃东西。

而如今，时光如流水，岁月催人老，眨几次眼睛八月十六又要到了。面对着各种花色纷繁、多滋多味的月饼，已经没有了小时候奋不顾身、饱餐一顿的食欲了。只是，有时候会和少年时的伙伴相视一笑，在情不自禁的遐想间，回味那曾在岁月深处温暖过我们的月饼，突然会冒出一句：月饼真是好味道，八月十六等勿到。

## 入秋的高雾畈(外一首)

原杰

入秋的高雾畈弥漫深情  
一如她没有外传的乳名  
雾在稻田里缓缓翘起  
恰似村妇随意翻卷的谷簾  
上面坐着童年的遐思与恬静

摇曳参差不齐的兴奋  
年轻的水稻争着向我炫耀

颜色越来越接近黄金  
或者推销生命原生态的  
非转基因

蜻蜓点水 粉蝶振翅  
田头佝偻的乌桕树一把没拉住  
年轻的风挤到阳光前欢迎

此情此景让人清凉凉地想起  
我们曾是互抹泥巴的近邻

## 稻穗从声声雁鸣中垂下来

溪水从林间跳下来  
越跳越沉着  
泥土从尘埃积下来  
越积越深厚  
石头从山巅滚下来  
越滚越圆滑

阳光从东山射下来  
越射越亮丽  
云彩从蓝天钻出来

越钻越洁白  
月亮从竹林荡出来  
越荡越妩媚  
稻穗从声声雁鸣中垂下来  
越垂越像泪滴  
蛙鸣从阵阵秋风中挤出来  
越挤越像哭泣  
人从田埂那头一步步走过来  
越走越接近故里